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十一

著述

類編唐詩絕句序 教英

唐初詩變選而律而絕句者又律之變視律尤難焉蓋其韻約而句妙序綴無法則冗轉換無力則散易之則格卑深之則氣鬱直致之則味短局而執之則落色相不抑揚不開闔則寡音響不足以感動千古則不可以

楊循吉年山史序

而註之可謂異代賞音

身詩家猶病其決擇過嚴而李杜大家而或遺余暇日忘其謏陋復取諸家絕句分類選之得三百一十首而謬加批點每遇花月良宵風雨芳晝佳客不來悠然獨酌則命兒輩高歌數首以暢幽懷余倚微酣擊節和之不覺形神俱爽陶之融之其美有不可以語人者矣

少陵詩序 趙時春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隴歷

唐開元至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悅少陵子之道者長安太微張子乃以說御史吉君即其地祠少陵子以寔所謂杜少陵者太微子又輯志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想其雄都偉觀王公鉅人一時第舍池園服玩游樂之盛殺華氣馘之雄耀山川而賁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薄游寒士操觚吟詠立其旁渴得餘瀝飢扣厭肉固足矣彼皆殫志竭力而後有此地享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地已坵墟陵谷已變遷姓字已磨滅矣安知千載之下以虛名享寔祠者乃昔日子然旅食之少陵子也世之

卷一百二十一

風故曰視律尤難焉昔在宋季章泉澗泉二老相與選唐詩絕句一百一十疊山翁從而註之可謂異代賞音然詩家猶病其決擇過嚴而於李杜大家而或遺余暇日忘其謏陋復取諸家絕句分類選之得三百一十首而謬加批點每遇花月良宵風雨芳晝佳客不來悠然獨酌則命兒輩高歌數首以暢幽懷余倚微酣擊節和之不覺形神俱爽陶之融之其美有不可以語人者矣

少陵詩序 趙時春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隴歷

唐開元至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悅少陵子之道者長安太微張子乃以說御史吉君即其地祠少陵子以寔所謂杜少陵者太微子又輯志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想其雄都偉觀王公鉅人一時第舍池園服玩游樂之盛轂華氣蔽之雄耀山川而賁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薄游寒士操觚吟詠立其旁渴得餘漚飢扣厭肉固足矣彼皆殫志竭力而後有此地享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地已坵墟陵谷已變遷姓字已磨滅矣安知千載之下以虛名享寔祠者乃昔日子然旅食之少陵子也世之

得失利害安足道士之榮辱成敗何可量哉或曰少陵
子工為詩七人祠之然孔子定詩三百唐詩人亦數百
家無獨受祠者或曰少陵詩不忘君忠足祠焉然唐有
安史之亂享祠忠臣甚衆今其存者無幾何矧有特志
其地而追為之祠者乎抑杜子一居朝班而自比稷卨
備嘗艱阻雅特不渝屯遭亂離之極而能順適委和其
其志有足稱者士尚志而詩言志此少陵子之所以祠
而張子之志有足比而同之也歟張子名治道太微其
號正德癸未進士為刑部主事以不得其志棄官歸尤

以歌詩名少陵子之旁有虛位焉後有作者必將奉太
微子此矣

易學紀成序 王慎中

古之得罪于君已失其位而猶不絕其官以摧苦戮辱
之者必得險惡深邈之地如韓退之陽山柳子厚柳州歐
陽永叔夷陵是已其地如彼其人亦皆顛味椎魯烏滅
而獸猶莫可與語者如對木石之居而從毛羽之羣退
之在陽山僅一區冊文彩才質未有以動人者而數與
之游不忍舍去子厚永叔得吳武陵狂生田畫秀才皆

客游之士其拘陋寡獨若此宜乎人之不樂而謫居之
所以為困也方其肯誠得地不惡其人可有與語者又
當負慝含瑕畏訛防患悔其跡惟恐不幽閉其蔽惟恐
人之聞也安能與其人相講以樂以廣其學而昌其說
耶以三君子之所處有以知吾三洲章君之樂也君以
名御史在職過直不為有勢者所容奪其職責授推官
蓋所以摧苦而戮辱之也而君所得郡乃在莆陽莆陽
文獻為嶺外最盛處視中州不啻加之其人皆可與語
者其秀者尤好學而多文而君所以出非有罪過獲譴

于上不待深畏謹防以自閉匿君于經無所不學而獨
深于易莆陽之士于經無所不學而獨缺于易君迺樂
以其所得為莆士講以補其缺君既與有勢者相失特困
之嚴久不為徙於是所以為莆士講者得專以熟士之
聞其講者亦洽以固其旨趣融通而文理成就非獨苟
補其缺以具全經方與其素習而舊有聞者頡頏而起
而未知其先後也方有勢者以事出君意君且不得其
官有不安之心而無以自樂其愛君者方且為君有失
而就知其率有以明其學以廣誦訓而成材美而收士

作人之效從容於文法體勢之外若斯其盛焉君子是
所得多矣夫豈有所失哉三君子於所貶地皆未有以
教其人其地之人又以遠陋不足以知君子而陽山柳
州夷陵至今猶道三君子者其風聲氣槩久而不泯也
今君既有以教莆之士也皆好學而多文能言其君子
而茲經之明日仲月引君之所道說于莆者豈有已哉

江陰縣新志序

唐順之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晦租
甌錢貫絲縷鼓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織勤治生者之所

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
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織勤治生者
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為家者則固
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
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
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
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故墟
黎赤之異壤丸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
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蕩箇簨淮濱江龜海錯之纖細

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也蓋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穢雜而畧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敘山川也既不關於險夷潴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于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于家之籍專記圖畫

狗馬玩具為粧綴而租餽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慮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乎為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則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詢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宜載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皆必籍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為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于常州為屬邑而枕

江之衝為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為政潔己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謠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蓋皆君之所嘗早夜盡心焉者其于浮文羨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斤絕耳目之玩而畢力于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減獲之奸良與夫鐫鑰閭戶之守雖其錙銖隱贖而聰明知算舉無遺者于是一切以其精神

思慮之所及而登之于籍至其纂輯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用心而著之以為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于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為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卮菑獲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為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籍之與邑志体裁亦殊至其的然當于實用而不取辨于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

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為江陰者因趙君之所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為之書其端

戰國策譚榘序 王世貞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兩周而終宋其人則自周安王而終秦始皇其事與文則雜出于諸名卿游士之屬太史公因其成資以編史記之十二而其書故隸漢秘閣劉向稍較定為三十三篇鮑彪合之為十卷彪復與高誘各為之訓故而吳師道衷其用至于今而猶

未哲者仁和張子文氏治鉛槧之業者三世矣于它書自謂鷄肋而獨此策不減杜南征即必證之古而反之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蓋書成而諸揚扝之精者皆傳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榘問序于不佞嘗習諸儒先言天下之乱至於戰國極矣王畿之大蠶食之使不能當一小郡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為七其民日尋于干戈其俗有壯而無老有喪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六從暮而秦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于陽智用于陰巧之極至于易姓而人不知鷲毒之所發身滅而猶能快其恨即

小有可稱述者不過市魁盜俠之駟為仁義者耳今天下稱極治至安斂手而承一帝者凡十餘代闡闡詩書衿裾禮樂稱唐虞服周孔蓋不獨齊魯為然使老子居之尚猶以不獲觀古為恨而安用此押闔揣摩之書為子文氏治之繇皇考而上迨王父三世益精將無好其文辭而已夫文辭之益于時至淺渺也然而未可概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談理而雄者孰有過于孟子輿者哉其次則孫卿第令儀秦代厲屏首之徒鼓頰而談天德王道苟其自衷發之其快口當心將必有甚焉者幸而

利害之工深入于中主之耳以顯于一時不幸而與中主合其恣睢簧鼓之技而貽譏于天下後世則非其才之罪也且夫敘事之有戰國策其于太史公昆季也左氏則匹敵也是三君子者而產于殷周之際當左右史之職興衰治亂之所以然與皇王心跡之微必能委曲貌擬使人躍然而興感何至寥々迄今嗟乎此非諸儒先所與之晚也諸收譚掇者左袒于茲策者也子文氏三世則又左袒于談掇者也是故不辭而敘之知我罪我亡安與哉

編初唐詩敘樊鵬

南溟樊鵬曰余嘉靖癸巳督儲濠梁得閔中李子西相與評古今詩李固豪傑士識鑒精敏動以初唐為稱適與余契退而編成敘曰詩自刪後漢魏古詩為近漢魏後六朝滋盛然風斯靡矣至初唐無古詩而律詩興律詩興古詩勢不得不廢精梓匠則粗輪輿巧陶冶則拙函夫何況于達玄機神變化者哉惟古閭里咸習歌詠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唐興三宗上倡科目取士天下枕籍於詞章今傳者百中一二爾然已不下百家故後世

必曰唐詩唐詩云余嘗有言初唐詩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々大歷以後鋤而治之矣乃於披閱之餘專取貞觀至開元間詩編為三冊凡若干人題曰初唐詩而古詩不與焉誠以律詩當于唐初求之古詩當于漢魏求之此則編詩意也昔人論初唐曰使曹劉降体未知孰勝斯其知言者乎嘉靖十二年春敘

粵大記自敘 郭棐

謹按昔雲陽氏肇都沙丘追軒轅分楚厥維荆揚吾廣

介焉是為揚粵古有九邱志河內司馬彪有九州志然
皆畧于嶺服高固相楚始傳鐸氏微蓋鐸椒作也漢楊
孚撰南裔志晉王範著交廣春秋而粵之聲名文物彬
々緗素後禩有考焉唐宋以來紀載多缺自由江武漢
菊坡文溪教公外史佚其傳迄我皇明德化醇洽肆于
嘉隆文治宣昭於是泰泉黃氏者出鏗鏘炳蔚大豔厥
詞極意蒐羅爰成通志採古懸其藻鑑摛詞綴其菁華
洵宏博之鴻裁而裨乘之駿執也然浩迫等伏節不書
非所以勸忠也漢晉間年號有誤非所以紀實也丘陳

湛霍諸傳多含貶詞非所以傳信也盧循么麼小醜而
列於刺史題名中非所以懼亂臣賊子也諸如此類不
一而足昔賢云史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志者郡國是
非之權衡也其所是者必天下之公是而不敢誑以為
是其所非者必天下之公非而不敢誣以為非有似是
而非者則亦不得扼蠟而飾以為是也有似非而是者
則亦不得羅織而詆以為非也昔司馬遷稱良史論者
猶譏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况未望遷眉睫者乎是故必
公是公非不虛不隱而後可無愧于月旦之評也予家

粵自先大夫素有志於百粵典故爰以命棊向來浮游于齊楚蜀楚間未展初心頃得丐休南還訂盟泉石思以酬先大夫未了之志乃取黃戴二氏通志參訂之旁蒐瓊臺白沙甘泉涓崖西樵東所青羅白山諸集凡數十百家標其所可書補其所未備各類分為三十二卷幸際制府如岡陳公耀德宣威經文緯武直指望海劉公敷治綏猷肅綱振紀而藩臬暨郡邑諸大夫咸銳意撫綏殫精安攘士民賴有寧宇棊得樂田里操銳輟勒成茲編孰非諸名公賜哉

題靖陽沈生禹碑辨 頌璘

余登衡山陟祝融之顛下尋方廣經岫嵯之麓未上訪從行道士云無禹碑雖巖間或有古刻皆以磨滅不可識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鑑得于嶽麓書院後小山草莽間刻苔剔土榻傳人間蓋宋人所模刻也生誤傳以為禹本刻甘泉亦未之考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質踈厲當時無碑碣必刻之巖間風雨冰雪之所剝落泯沒久矣計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貴于宣王石鼓使有

之豈皆或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榻本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宜稱帝今乃知帝禹刻三字即宋人所題偶誤耳余昨經寧遠榻九穀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人所補幸有題識可考則漢刻山巖者在宋已滅況三代之初乎泰山石堅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代題名唐惟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尖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耳豈前此一無題識耶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川蟲魚草木之類禹精于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無疑

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技不可也楊殿元用修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迹之妙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安得不約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碩璘書于靖陽行臺

西洋朝貢典錄序 祝允明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敘海表列國之事辨方域列山川詳道里陳土風紀產育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設以美使才備國典之寔錄寄通覽之遐志者也若昔先王

乘龍守寶則莫不重于輿乘夏貢周方涉筆聖作史漢志地粲在指掌後史繼起損益可知大概成于革代之士掇當時之間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于蒙古自擁大寶號稱廣拓然此西溟南張挺而不賓我高皇帝出震行乾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不貴遠物太宗修文爰務通道始有剖符之命色茅之徵中人鄭和等飛星舶于天池耀皇華於鼇極然後章亥舊步載纏滕鞞張騫異種倍收筐匭前後輶軒互形方策雖稱寔錄猶未會通言而不文行之豈遠黃子勉之生于華文之區而遙攬恆

說之觀隱乎一尺之几而慮經六宇之濶游乎熙安之代而慕馳奔奏之辰間氣龐博時而出之握輶隨襟是
有此作其為書也法班馬敘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
官敘田蓄法山海經敘山水鳥獸草木法禹貢敘貢物
每一島末復著論以該未盡事也有徵綱、有條信乎
逐南左之良匠追卿雲而我儀者矣嗟乎斯今之世作
者寂寥或辨性較禮附禮麗經師或獵瑣浮尖依稀文苑
以子之器何不高譚五經富眩干軸豈其意役于裔荒
醜雜之形而甘似于下喬入幽之見也哉吾又悲夫得

黃子之心者寡也將其明發有懷思輔明王弘際天盤地之治也思效使能以達居中馭外之策也思豁耳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夫橫絕英雄徽纆于三場二試腐章屑句之條律曾不若奄尹僅臣御天言蹈地維行志吐氣以球七珞七如也故去彼取此裹糧躡屣厲孤踪千里訪覈人于海澨諏黎老于鄩廬閱七龍易七稟而編始成前史異今置而弗溷或涉疑舛時議及之以于西洋特詳故題目云爾其間演論數右張旌能無隱憂豈徒騁藝曩時太傅太_原文恪公嘗謂黃子中

秘亦無諸國風土之書春官所載_掌不過朝聘表章方物聞有此撰愛賞良深而未矚其就黃子不妄比人上唯王公下猥及我今王公既沒我當敘之是故望英主艷偉功愛才猷乘桴非愿放海皆準進繹宣尼之麟管退颺子長之轡絲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皇甫持正集序 王鏊

昔孫可之自稱為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寔則黃_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鏗春麗至是歸工挾經執聖皆前

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昌黎嘗言惟古于詞必已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翱張籍從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與余謂昌黎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翱與籍得其正而翱又得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文亦豈可少哉予既刻可之文而持正未遑今世庸乃能嗣吾志而梓之予嘉其仕優而不忘學又不忘其世裔所從出也為序其端

續高士傳編目序 皇甫湜

高士傳者晉玄晏先生之所作也史稱嵇康亦為之傳贊而玄晏之書獨顯至齊宗測嘗續其書梁阮孝緒著高隱傳區列三品雖號詳覈而與玄晏之意異矣然四家之言今皆不傳豈偶散逸而無存耶抑好之者鮮鬱而不彰耶往年湜考求宗系旁覽缺文慨然慕之遂續其書十卷自晉迄宋凡九十九人學既疏脫鑿亦乖迷竟無以卒業故又別為編目書之一冊朝夕覽焉以示素風之不忘雖然玄晏尚矣宗阮遐躅照映巖壑皆志

之有徵而非托諸空言者也洵洪忍干祿營跡抱關體
冒穢俗而私攀古賢情遠幽淪而颺論千載是書也所
謂躬之不逮能無慙乎

校管子序 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
篇詳哉其言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俵屑可醜
如大駟良賈素封文守之家將唾不用奈何管氏以傳
此名乃知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伯圖大要三事
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法如四維四順雜則為意礲必

誅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為股削龍斷兵如七法幼
官雜則為設詐權以竒夫使管子蒙詬萬世得罪傳家
而曲臣詭士資口為邪則雜者過也按管子于春秋為
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以區區海東抗弊之
齊起中衰大昏亂之末佐外亡新定之公用其臣民
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
南北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衛周天子此非弋心
褊心之夫刻意小察足用籠罩天下駕使羣后而莫訛
議者謂其內政轉移陰中陽外欺諸侯如弄眩兒又以

挾兵脅四國以必從而變破師尚父古法率其國人盱
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
曰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要以引經扶義束
情從道蓋過揚善終信于同盟其氣象雍容猶王者之
遺焉為相三十餘年外無欺隣詐敵內不施鉞大臣公
姓下不草艾箕斂編民而悠然伯如齊語所志內政軍
令具在即局隘不可以王亦豈如書所談三事乃至急
削以詐乎哉春秋凡變必書晉蒐書鄭竹刑書魯兵甲
書畝稅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三國之首術

乃商韓吳白桑孔之酋長孔子何用顧以如仁如仁津
津揚之也大抵周衰道誣至于雄國而祖伯賤王大甚
天下有口游談長短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為大宗因自
以說系而祔之以干時王獵世資田齊之君又自以席
桓公敬仲祖烈為最勝誇一世而存雄故其書雜者半
為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半乃韓非李斯法家革龍商
君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書有春秋後之文
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辯夫稽古者帑
寶器于滇之玉瀆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石

越璣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觀而笑矣且其買者未必非所賣安名善賈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以周本世且不敢信其國志乃當秦炎散出所得奈何帖七章句弗論乎故余以列子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偽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言十半短言區言十七禱篇十九輕重全於偽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誣蕪陋劉績所定復略往七多舛礙讀間校而標之約十得五置其輕重篇弗論庶其忠于管氏

文選纂註序 張鳳翼

文選之選于梁昭明太子也低昂兩漢臧否三國進退六朝代不數人七不數首集英畧穢彙聚類分固談藝者之所必資也唐有李善註又有五臣註其間參經例傳採贖索隱亦云博矣顧錯舉則紛還而無倫雜陳亦糾纏而鮮要或旁引效顰或曲証添足或均簡而重出或比卷而三見蓋稽古則有餘發明則不足宜眉山氏有俚儒荒陋之訛而令覽者終篇而倦生也予弱冠即知其然以困于鹽車未遑訂定丁丑之後則擯于禮闈者四矣此而不知人壽幾何于是慕潘岳閑居奉母之

樂修虞卿窮窮愁著書之業閉門却掃凝神纂輯語有背馳則取其長而委其短事多疊肆則筆其一而削其餘時或鼎新乎己意亦期不詭于聖經故每因一字之益而義以彰緣片言之損而辭以達非若齊丘攘化書于譚峭郭象竊解義于向秀也爾乃王曾之後先贈答之倒置五言古之宜首蘇李十九首之析為二十皆當繩以定則不必例以闕疑又加篇下題名以字者十之八以名者十之二既無褒貶之義殊乖協一之體故惟稱帝則不名餘則皆以名而字與爵里係焉

至如文選增定之以騷先賦以無續有雖不無所見特以非昭明本旨不敢雷彼易此哀為十二卷勒成一家離寒歷燠銷燭研露每為搔首不無苦心若述者之明則吾豈敢亦俾從事於選者易為力云爾

重刻唐文苑英華敘 鄧宗齡

在昔帝王所以補藻鴻業奮煥景炎者亦惟睇睇秀發之士搆詞染翰鬱為國華相與闡揚之雖純駁異致然覽者不遺焉亦以文詞幽而弗章則蒐古無繇綜述闕而弗備則典籍奚稽不若併存之今世可考而鏡耳有

唐文苑英華成于宋學士李昉宋白輩奉詔輯次成書
羅網百代籠罩數百年間摠質文而分其流擒倫類而
異其指添思綺合足以恆張國音詞旨霞布足以宣述
風美綴七王代之詞文亦燦然畢著矣乃談者曰自六
代以綺靡相高士爭驚于駢麗濃思縟采六藝若濫觴
然安可以規來世垂不刊之鴻教哉不知道有夷隆學
有粗密故殫射減否品隲得失者示則也廣搜博採瑕
瑜並收者志備也况唐以風雅主盟百代庶幾三百篇
遺意而所稱文起八代屹然詞宗者又直接孔孟踉蹌

秦漢而上之奈何以獨廢焉今其書具在無暇他論七
其彰七最著者如讀房杜王魏裴陸之疏議則獻納之
軌在其中矣覽王楊沈宋崔李之賦頌則凌雲之製揚
其其聲矣誦江柳沈柳高岑李杜諸篇則雅道之旨于
斯暢矣他如王孟韋白數十名家並結藻清英此麗卿
雲煨七乎永世之業令千古作者若奉功令而趨又烏
得而廢之昔夫子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而十五國之風
謠併存之以示來許彼雖不盡軌于大道然其述具效愚
紀讚一代之蹟不可遺也而况雄文鉅篇昭著臚列若

是書者乎雖世代邈遠而由其書按當時之行事若數
一二較黑白又豈徒僅之以文傳也哉故為重梓之令
稽古者得以觀覽焉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一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序十二

著述

嚴西遺典序 符驗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其綱維世道考驗風俗一道德
而觀隆汙賴諸文獻耳文與獻寔相表裏如剡子之對
非獻孰徵如周禮在魯非文孰徵文不足則稽諸獻之
不足而稽諸文文獻不足雖至聖如吾夫子亦末如之

何已故外史掌四方之志而十五國之風皆足以達于上而委巷匹夫匹婦之言亦得以上諸朝裨官小史所載無或遺之者且有采風之使日勤于天下是故國無遺事野無遺賢俗無遺紀而天下之疾痛休戚如一人之所戚天下之賢不肖如一家之子弟天下之習尚美惡如一家之仁讓與否故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故率由是也後世則不然匹夫匹婦之言謂其俚而不錄隱居獨善之人謂其野而不錄不求聞達者謂其僻而不錄殘山剩水憂時憤世之言謂其訛世觸忌諱而不錄

而其所錄率獻諛標榜與爵位通顯者耳上下之情于是乎睽是非之實于是乎眩而道德風俗世道隆替遂莫之稽果孰為傳信之言也哉吾台傍山瀕海其俗朴以直其人質而不浮其文藪而不史雖有作者不能自眩抱藝而獨隱行甘澣以及井里之謠感激之賦記傳逸載者不知凡幾楊君某憫之而有巖西遺典之集或者曰尊鄉有錄赤城有志是可無作也余曰信若是則滄海之珠無遺耶國史所紀段太尉尚有逸事史記博聞而王子喜且有拾遺如段少卿之雜俎如太平

廣記如朝野雜記皆不一而足况幽僻不達於通衢小
說不閑於顯達遺不遺其可必哉與其遺而泯不若博
采傍擴以俟知言者擇而取之也為愈是故識其大識
其小不可誣也嗚呼吾知者吾記之人知者人記之文
猷其足興矣夫天下尚有逸情遁事也哉

老子集解序 薛蕙

嘉靖庚寅予為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
加刪定自謂有補于道德之萬分迺自序之昔老子有
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絕

賢人君子猶有為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
子之言世獨莫能知也况至後世道術教傳數變學者
舍本趣末且詆訾老子為異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
益莫能知矣間有高明好古之士淡泊學道之徒為能
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
老子之言哉始余蚤歲嗜神長生之術凡神仙家之說
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蘄嚮聖人
之道數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
也乃昔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

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得故異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余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盡皆性命之說多出于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敍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修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為養生耳予皆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亡穿鑿于性命之外不

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乎天道而不_二此其不聞性命之寔不合聖人之道也耶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于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書學者恒病其難讀蓋其辭約其道大所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注之下者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子之意者也余為此解其間文義小者倘有未盡若夫楊權

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為
近之矣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為指南乎老子
曰自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
反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異世之君子無聽我藐
藐庶幾為入道之一助云

坐忘論序 薛蕙

太史公書曰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
畏而欲存之惟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
焉予嘗以為古人之遺言夫神者羣生之本萬有之府

太可以忝天貳地次可以長生久視誠莫貴之鴻寶無
偶之珍物也然悠々之俗棄寶取礫貴物而不愛其神
愛神而不求其術奄忽而盡良可哀矣坐忘論者唐司
馬子微所撰蓋存仁之秘記安心之要訣也余受玩斯
文疊々忘倦客謂余曰昔程子之為斯論為坐馳其言
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是為坐馳有忘
之心乃思也子願好之豈有說乎曰程子之說誠善矣
第其議子微者殆不然也夫無思者無忘也惟聖人者
能明之易而得之速非夫學者之事也凡學者必始於

操心終于無忘漸習則可致欲速則不達雖大賢之資
未有越操心而至無忘也或問程子曰敬當用意乎曰
其始安得不用意又因論持志曰此亦私也然學者不
如^是不得及其評子微之書曾不推此意而言之先儒為
論之失乎後世過信而弗察不亦惜乎獨其終篇有云
非孔釋之所能隣此則子微之蔽不可不細者也嘗以
為自古褒貶失寔抑揚過當其來向矣所以爾者蓋安
其所習毀所不見或撫片詞而遺大意或執一端以槩
衆說此論議之通患也客曰子微之言道家之流也固

合於儒學矣今猥尚之無乃導人於僻乎曰天下之理
本同末異所以異者由人之用心不一也二家之學皆
以無私心為極苟無私心異安從出人生而靜是謂一
本先聖後聖同復其初而已矣道家儒學之辨乎今儒
學即事以治心其弊也流宕而忘本道家屏事以安心
其弊也固滯而不該于用非二家之學本然也夫百氏
偏駁猶有助于救俗道論素樸寧導人于邪僻烏乎自
三季之後秦漢以來淳風載息躁入寔繁莫不肩摩
富貴之路轂擊紛華之域異代一揆恬不知悲若乃黃老

希夷之術喬松澹泊之風荒塗翳然鮮有一問其津者
然而踈教寡聞之士言僻好辨之徒猶謂尚同者寡好
異者衆豈非謬于過計乎抑斯論之傳世將為寂寞枯
槁之士為有樂乎此也豈能中縫掖之徒哉

求正集略序 萬廷賢

韓退之稱子厚窮不極文必不傳使子厚富貴為將相
其失得必有辨者永叔亦云詩必窮而後工世謂知言
予惟言者言所志傳其傳其道也士君子所難者志
之所難者道誠志道矣則辭有所必修：則工：則傳

矣死生貴賤誰能易之且窮人所工窮者之辭道之細
耳故有在有不在于若君子所志則天命人心之正聖賢
經世之謨仁義禮樂忠信孝弟之大道道自身及家國天下
自富貴貧賤至夷狄患難自瞬息至千古一也道在志
無不存志存言無不得墜之九淵之下不益其深抗之
雲霄之上不益其高故問閭畎畝之稱述即金匱石
室清廟明堂之紀載金匱石室清廟明堂之紀載亦何
問於閭閻畎畝者所稱述哉何者博大精微之理撰於
吾所得言者既無二致精研沈繹之思本為吾所能言

者自無異趣故文之工拙在志志在道而窮達非所論
矣惟是達則文謨揚烈極帝王之淵懿美盛開經緯之
文章多弘顯窮則畏天悲人發情止義陳古是以裁今
闡微言以正學文多深婉体或異致然大旨不得殊也
故其傳一也典謨雅頌豈窮者之詞易雖以憂患作非
必待憂患而工籍令孔孟為將相如伊周象翼之與筆
削之嚴性善之旨豈詎泯沒無傳哉左丘明不窮必傳
春秋司馬遷不下蚕室必作史記志素定故也惟是山
海之遐烟雲之變鳥獸草木之詭譎必待山林之士然

後能窮本極命發精眇之思非榮遇者所暇及然所謂
窮者之辭道之細耳無甚關於理性安人之大致亦何
貴於其傳則文之不待窮而後工且傳必矣區區較失
得於富貴將相之間不亦繆乎家君同年友南安雙峯
劉公少志學喜文詞弱冠舉進士為刑部郎微誤左授
當事者別有怒因并斥公四十年不復起而公志益堅
講學勵行工古文詞久乃命詩文若干首題曰求正集
略萬厯戊寅冬持謁家君溪東草堂予始獲侍公歲既
云暮風雪滿廬深夜清談宛馬佳致未嘗几微見厄窮

之憫焉明日以序委予而別予尋憂病未暇二年始讀
焉其談理正其敘事平中無玄說之僻外不敢為繆悠
之詞雖間詠禽魚時多感慨大都不詭於仁義婉而能
正一切窮者之詞不與焉公志可知矣或者謂人窮則
憤則思苦而文工此理有必然矣然君子志慕前修
耻躬不逮則無時不憤夫豈在窮待窮而後憤其志不
足稱也已于是序次其意以傳使學者有以亮公之志
為公師事東廓鄒先生嚴守師說志且未量文辭將益
工茲其涯略云

論學緒言序 萬廷言

古之學自東廓鄒先生南野歐陽先生稟學文成以萬
物一体為宗良知為竅格物為寔地博太圓通簡易平
直聞者當情而易親游蹤最盛同時有念菴羅先生謂
性体自善碩生机之與欲机良知之與意見皆積習所
乘源波易混千里毫釐須靜揖澄渟庶知良而体一然
大旨與二先生不殊其歸一也自後論議漸廣途徑遂
分於是有助靜寂感之辨學稍漓矣往予與安成王子
植論學京師志力方強頗研端緒萬安允隅蕭公時發

舉嘉靖乙丑進士嘗就余兩人言公夙昔朋儕討究既專乃疊論自義皇孔孟以來至有宋及本朝先哲皆能折其同異指歸而約其趣於明道先生渾然一体之語以為希聖楷範予兩人歛衽受焉公一日私予子將謂何予謂公入肆辨寶可謂精博不知公何緣得寶在我公憮然因謂公今能渾然一体否公曰正未以有自用智之病在予謂此猶病苗中有藏之者公久之曰然是意根也每苦放逸令人氣浮予曰則今下手用工將遂一体將在意根公徐曰畢竟在意根克治予曰然

前二先生宗趣極大且正而羅先生之靜揖寔下手第一步未可少也子植贊予語頗盡公亦深謂為然頃之公奉使出京索別予為廣夜氣之說贈焉自是予以罪斥居羅原子植亦齟齬歸十年不一二見公功名日起以御史歷中丞鎮撫陝浙救災靖亂敷歷中外不相見者二十年萬曆乙酉春公以少司寇召艤舟晤予章水相對歎然謂竟苦意根難淨氣難下也予竦異之私念公多歷艱大皆以學為政思証一体之寔於上下所在有聲而猶多歉中所得必深矣時風急行迫不及請未

幾公逝而余與子植亦老矣又明年公冢嗣中行哀公所著學易記聞及書序志雜文若干卷題曰論學緒言屬予為序曰是先子意予備讀之益知公二十年之所用力具得三先生微旨駸々乎不知所正矣夫學貴見性不見性而意存一体或云歸寂是謂平旦無雨露思抱己甕不知雨露靈源自有也恐淵泉之不靜深思止其波不知靜深淵泉本色也又或惡動而益以靜惡靜而益以動是迷矣夫元和思自益生寒則暑之暑則寒之不知一寒一暑之適足傷生也故學貴見性也靜拊者

所以解積習嚴放逸為見性寔功非謂性有待於此也從古未有意放逸而得性地昭明者也古人言語少今人言語多正坐意根未帖二閑評衆而學日漓徒勞卜度往與子植與公嘗切憂之今集中研究河圖既深途輒而答友人書有云浮游習久寧定力微又云不作徹底一空終非了手津々有餘味焉公所自得不亦深乎願予念哀落無成三復益增歎息敬本生平切磋之意序而歸之且請于子植與學三先生者共訂焉庶不負公一体之意云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一
燕子磯集序 薛甲

自諸吏部而下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文若干篇皆燕子磯作也考其時上下僅五十餘年前乎此者不可知後乎此者不可窮而所得已如此噫亦盛矣凡寓形宇宙之物雖洪纖修短為質不齊卒歸澌泯惟道德與文章巍然獨存蓋造化為之扁索人心為之範模二者不滅其能久固宜此磯居金陵西北偏前臨大江橫亘突起軒然有騫翥騰舞之勢每風和日晴凭高望遠則淮北諸山歷歷呈秀可以攬取俄而夕照沉空皓月千里

俯視絕壁空洞萬仞惟憂：聞層網聲若有鬼神異物往來其間者至或陰雨霏微長風怒號揮霍天吳悍赫草木斯時也英雄望之而失色騷客當之而隕涕此其俯仰之間倏忽變態登斯磯者雖不必一：更歷而所得已多亦宜作者之無涯也磯舊有漢壽亭侯祠相傳創自建炎蕪廢已甚正德初道士陳某鄭某始鼎新之二人勤苦精煉少壯若一閱三十年乃成至是有殿有堂有廡有門有面江之亭憩賓之所庖福井溷莫不具備方將裒集眾作傳播諸梓以昭往示來而未有為之

主者嘉靖某歲予友陳君稷山將授官京師君僮儻好
竒至京口挽舟而上訪茲磯宿焉道士請曰公他日倘
官于此茲磯其有遭乎君笑曰諾已而果然乃為捐俸
成之仍托盧生某次之而余為之序時壬子秋八月
也

存齋先生教言跋語 薛甲

黃生道既刻存齋先生教言而未喻厥旨問說于予：
應之曰此二篇者子程子為道術分裂而言也仁即性
也存仁即所以定性也仁根于性：無內外則仁無內

外中庸云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言性之無內外
也孟子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言仁之無內外
也何以明之今夫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兄愛敬
者仁也而人皆知愛人皆知敬則仁無不在焉以其根
於性也循性而發則愛敬之理不暇外求而仁不可勝
用矣夫何內外之可言乎道術不明始有是內而非外
者不知吾心之通乎物理而欲絕物以求明其心此楊
墨佛老之見孟子之所謂忘也求照無物者也又有務
外而遺內者不知物理之具於吾心而欲即物以窮盡

其理此訓話詞章之見孟子之所謂助也鑿以為知者也不忘即助不助即忘入主出奴各是其是則内外合一之旨不明而思孟立言之意隱矣子程子憂之故因論訂頑而發須先識仁之旨又因論定性而發靜亦定動亦定之旨如曰防檢曰自私則指是内非外者而言也曰窮索曰用智則指務外遺内者而言也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以明物我同体之義而仁無内外可知也曰廓然大公物来順應以明澄然無事之義而性無内外可知也此子程子所以繼思孟之傳者也存齋先生

合併示人將使學者反觀而自得之而楚侗先生所謂入門須識主人翁者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學者服膺於此而有得焉則凡知行存省與夫博約忠恕誠明之說皆可即此通之而知其為合一信乎色、可辯而存齋先生引而未發之意不益彰之矣乎

道德經解序 薛甲

老子之學握天地之樞者也天地之道靜虛而已矣靜者動之根也虛者寔之源也其靜也篤則其動也通其虛也極則其寔也固動與寔可得而見者也靜與虛不

可得而見者也即其所可見而指其所不可見使人嘗
握其樞以與天地合德則造化在我而運用不窮此深
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聖人所以無所不為而未嘗有
為者蓋以此也老子為周柱下史孔子嘗存而問禮矣
至其所自為書又謂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其于禮
文毅若無所事者或者以其之過激近於槌提仁義
絕滅禮樂而遂斥之為異端不知彼之所謂薄且亂者
乃周末文弊失靜虛之本者爾若是而槌提絕滅之
亦何不可夫苟靜虛之本不失則三千三百之文正道

之所寄老子之所從事而吾聖人之所取者其言與儒
者寧易寧戚之旨寔相表裏安在其為異端乎為此言
者彼書中之所為下士也老子之言本自明白而解者
或泛濫詞章失其本旨間以己意輒為註釋以與知是
書者商確雖有笑我者吾無憾焉

玉臺新咏序方弘靜

夫詩緣情而作者也情莫近於妃匹之間故三百篇首
閔睢寤寢窈窕發乎情止乎禮義是以知先生之澤風
化之本也及王跡既熄鄭衛競鳴詞人之作恣乎麗艷

有異是焉迺若北方佳人一顧傾國邯鄲少女獨立無
雙浣紗溪邊千人為之嘆息采桑道側五以之踟躕漢
漢帝阿嬌貯之黃金之屋石家娉娉買以十斛之珠
吁可動乎其天下之至靡也至夫春華方艷秋月俄輝白
日未移紅顏將斂君王不御蕩子忘歸長信宮深羞乞
大夫之賦昭陽風起忽聞絃管之聲玉堦苔生菱鏡長
掩又何寥乎其幽瘁也夫文魚比之比目則歡愛可知
匹鳥磨之孤棲若離愁何盡樂莫樂焉夏莫夏焉是以
文人才子詠其美豔之情忠臣烈士痛其枯槁之狀

語冶容宛仙人來下言寂寞雖戾夫歛歛作者接軌咸
歸二途綵筆盈懷錦帙溢篋矣有陳東海徐君于是搜
諸藝府無慮百家萃彼豔歌類為十卷千花映競掩赤
城之春霞萬寶皆懸燦玄圃之玉樹扶蔡枕之奇有如
重辟貴洛紙之價何啻三都若迺揆之風人格以雅訓
殆有可言者矣爾若霍家馮都之篇秦氏羅敷之詠
秋胡之妻玉壺比潔隴西之婦齊姜不如楚姒記意于
紈扇蘭芝委体于清池抱貞白而莫渝與皎月而爭色
漢廣行露又何過焉蓋亦什一千百矣至如相如求鳳胎

辱于清評繁欽定情無閑于貞則子夜吳歌盡寫放
蕩之思江南襍奏率多淫佚之詞旒葉團扇縱情于內
箒舸郎溪女相調于中流王謝高踪于斯貶矣故采其
合雅象流金之在沙究其離經異白辭之微玷昔尼父
刪詩疵熒並著桑間濮上存而不棄所以明風刺示懲
誡也述者之意豈類斯乎且摛藻風雲動情心目勸風
百一其來遠矣夫道無二津情則萬委波詞類海各指
所之若文攷其世則是頌烈女也若德放其詞固非訓
內則也亦何訛哉故知流連彤管信有賢于博奕彈誦

閑情諒見非于來哲矣鄭子思祈以名家公子縉有雅
懷揖當代才流馳其高駕得抄本于上都撫殘篇而動
色爰迺廣逸拾遺續為外集併刻山堂傳諸寰內使芸
閣棲遲將無勞于柏葉巾箱展玩何自苦于蠅頭其不
負徐君之用心矣乎

重刻水經序 王世懋

蓋水經一書黃先生省曾序之詳矣其言宏肆麗爾大
都侈其功用與兩家之文宣傳云爾第校讎未精
亥豕時混人非邢邵疇能取適新安太學吳君絕爰

此書志存嘉惠力延陸俞謝三君假以歲月窮其搜剔於是匠梓殫技觀者厭心書成諸君以屬世懋為之序曰物於天地間最鉅而最夥者莫如水其於經紀法界浸既萬靈功至矣譬如人身津液精血流貫注伏皆是物也治身者不尋其血脉意醫無所席手治水者不辨其經紀意匠無所施功詎可無傳述于世今荒度者受成乎子長號為良史書止河渠蠡測一勺耳後之作者竟無述焉世有馮依見天地之血脉者柔欽氏一書而已欽書雖多註漏體嚴詞雅是故作經法也後魏

鄴道元疏之旁引百家時發萬語流濕之外贅行紀異博雅之士倚以為談然經言不典者已經道元多所刪定今去道元不能千載而余所觀記源流或蓋何也蓋其說有三馬首楞嚴云見水身中與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是知人之一身從少至老其間枯溢流壅種不一水行天地間而欲令千載一轍乎自魏迄今詎能無變此其解一也時代陵谷聚落耗登或名在而邑徙或地是而名非道元所著新莽之稱良有意矣今之郡邑豈盡元氏舊疆即波流不改而名號已殊安所

風雅逸

為故都繩其謬指此其解二也河出崑崙傳之載籍尋源勝國星宿始聞故知身所未經終為貴耳道元雖稱多歷未便徧行魏疆况澤國在南天塹見限安能取信行人口悉請夫見之部其解三也然則言在先民鑑篇序心評後及補貴其交通若謂書

不足憑則身親之戶彭侯之怪何以見於文人若謂書可盡信則禹貢之山川毛詩之鳥獸草木何以頓異於今日學者會而通之足明是書之足傳矣若乃桑欽立言良史不著著其名道元多奇穢史脫過其寔譚執之

士以為遺恨而諸君子能為表章羽翼傳之通邑大都足使千載而上靈鬼骨香千載而下文人氣吐詎非方輿之珍覽寰宇之一快乎吳君名瑄陸君名弼俞君名策謝君名陞皆一時嫻于文辭人也

風雅逸篇序周復俊

仙村草堂之會升菴楊子眎余以風雅逸篇余受而紬之願有復也曰是非六義之裔三百之胤文乎楊子曰古辭所遺古音寓之學詩者不可不到心焉有言詩曰取材于選效法于唐緣情綺靡之勝溫柔敦厚之荒也

為故都繩其謬指此其解二也河出崑崙傳之載籍尋源勝國星宿始聞故知身所未經終為貴耳道元雖稱多歷未便徧行魏疆况澤國在南天塹見限安能取信行人之口悉諳未見之都此其解三也然則言在先民鑑惟來哲好古者尚其奧博經世者貴其變通若謂書不足憑則負械之尸彭侯之怪何以見驗于文人若謂書可盡信則禹貢之山川毛詩之鳥獸草木何以頓異於今日學者會而通之足明是書之足傳矣若乃桑欽立言良史不著其名道元多奇穢史貶過其寔譚執之

士以為遺恨而諸君子能為表章羽翼傳之通邑大都足使千載而上靈鬼骨香千載而下文人氣吐詎非方輿之珍覽寰宇之一快乎吳君名瑄陸君名弼俞君名策謝君名陞皆一時嫻于文辭人也

風雅逸篇序周復俊

仙村草堂之會升菴楊子眎余以風雅逸篇余受而紬之願有復也曰是非六義之裔三百之胤文乎楊子曰古辭所遺古音寓之學詩者不可不到心焉有言詩曰取材于選效法于唐緣情綺靡之勝溫柔敦厚之荒也

一荒斯宋再荒斯元之荒也治宋之荒也凝槩乎未
聞于唐風之靡矧曰闐風雅藩籬哉余因之而感夫音
之說矣夫鷓鴣也倉庚也雉也鴟也螻蛄也寒蟬
也鴻雁也異耳同聞也常音也故合之喙鳴係之月令
若夫巢阿而鳳集衡而鳶雖之喑之節之足之下遙九
仞鳴曠千年有耳希聞也非常音也故寫之律象之琯
鑄之和煦之鈴為其希殺也為非常音也樂聲自太古
始百世之後遂亡古音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
古辭其僅存而未亡者吾寧舍旃或曰是度越風雅翼

矣嗚呼汰哉劉履氏專以風雅許人彼方專之然上稽
虞周駸之然下追漢魏顧乃瑣之焉羣入宋代譬則鷓
鴣升鳳阿螻蛄倚鳶衡也亦必點叢雲而沈晨露矣師
曠有耳謂之何哉方伯南湖公一見而累深嘆焉且曰
余必刻茲于滇雲以念同好鳳瑄鷓和雖未遠及鷓鴣
其遠矣東吳周復俊快之見而樂其傳作風雅逸篇序

評點唐音序 周復俊

余於昔年夢有告之曰詩如鏡中花谷中音水中月寤
以詔諸座莫有覺者或迺曰詩體輕微專務刊脫滅跡銷

形上乘匪遠余曰審若茲則鏡無花矣然鏡中未嘗無
花也谷無音矣然谷中未嘗無音也無花無音神周附
矣何以言詩閔西呂定原詩論曰水中流月是真方恒
擊節悚嘆以為英言故擅稱合作者似音非音似影非
影風容將格響爭馳色韻與情神交澈若近而遠若遠
而近斯為至矣明興作者雲蒸吾郡大史高公季迪
妙悟神澄起廢季習嗣後洛中何大復北郡李空同淮
海朱凌溪相繼崛起作翻風度而吾郡太常徐公昌穀
尤獨縱玄閔舒光神室爾來韻士罔不極志風騷興象

蕭遠至於吾家以言伯氏年踰五袞靡心室家惟抽緒
玄幽恍悟淵密可謂符情牧犢協趣飛鴻者矣故咸能
以願作瓊篇標馳寓內余往年出使南溟解后升菴太
史楊公散帙仙村彌七晝夜余扣公曰今世和聲者稍
知厭宋人槩獲矣往之隔入于元尋遂源本非希元也
力苟未逮唐人不得不淪胥于元故知晚唐者元人之
巢窟也太史公再三躉之乃抽篇往復動輒千言其指
曰宋詩村姑而洗粧元人倡優而后飾又曰唐音猶鳳
也宋其鷲翰乎元其翬采乎佩服明憲耿々弗磨矣秣

陵大司寇東橋顧公海甸英流明延宗匠爰式唐音潤
吐彙語恨流思專勤衡藻未稱嘉靖丁未冬余卿命督
戎霸郡觸襟閱目罔非疆場簿書之事暇時游偃小室
觀望流雲俯玩芳草言念壬辰獲雋禮闈我師吏部
門高公手授空同批點唐音丹鉛爛然飛駕塵品惜困
于車馬未遑移牘頗悟沉旨尚能一二懸掛胸臆於是
撫東橋舊編時綴短語積之旬月虫鳥盈紙用以淘刮
塵沙追動精魄嗟乎詩不易作亦不易評徒作靡補于
騷妄評取戾于世千古而下如鍾常侍者可再作邪周

復俊曰天率唐詩初焉胚胎渾淪繼焉風格溫厚中焉
氣韵宏逸至晚唐體質清弱元神其漸銷薄矣若乃宋
人粗硬失之楷元人浮縹失之澆皆無預于唐音者也
五經旁訓跋周復俊

昔人喻聖人之經崇深猶海嶽擬若稱矣愚不其然夫
海嶽有形而測其崇深者尚有未盡聖人之道無方無
体仰之彌高挹之彌深而或欲以一班窺之祇見其漏
也已惟古聖憲天立象盡意而後有作者始係辭以盡
言弗繇其象弗遡其言而求知聖道愚未見其能也自

漢世專門之學興篤守師說以紬繹羣經自謂不遺餘力而或乃病其太繁近代釋經往：驅率聖賢以下同己意求之愈工失之愈遠厥病均焉後竊望名世之英振古獨立沿文切理不必妄臆加損鑿破元淳舉其一枝而全体自見亦猶投綸于川沉浮高下一任善戲者取之初無迎必庶幾學者涵濡歌咏之中自有真味古聖之心意性情將親見而有得此則解經之上乘也大中丞可庶游公間示五經旁訓奧而通簡而明質而不俚指証而有據師漢儒之注疏而不繁備百家之言而

不沉可以翼往聖式來棄斯道之崇深將由是而梯航之矣刻既成謂俊宜一言以贊其後愚也陋矣足以知之聊以復公之明命云爾

易說題辭 周復俊

夫易潔淨精微止矣二畫洩其秘三聖翊其文萬祀言聖經之旨者莫加焉魏晉已降玄之以老莊狹之以太卜厥宗昧矣余猶喜安國康成之徒注釋羣經承師指授沿古敷言未始置樹奇僻破壞元淳辟之投竿取魚浮沉高下一任善戲者取之初無迎必縱於大道未克

盡窺盤辟周旋不迷蹊徑注釋家之指南也後來妍尚
匪一枝流益勢易有象占大加離析吾夫子不云乎居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夫居無事
而動有為無事斯暇則象以求之而占非所急有為斯
應則占以決之而象靡或遺循是知潛龍象也亦占也勿
用占也亦象也象有真假占不他適聖人垂訓豈有平
居祇觀潛龍之象而不及勿用之占乎象從何來緣畫
而生占從奚分由畫而夫象者擬議之占托言之也占
者裁定之象顯言之也抽端殊貫托体同歸不能不分

而能不分其象占之謂乎子言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言象及爻而
不言占明占寓于象也繇斯繹之義自晰矣假令象外
有占聖人胡靳一言而不發天下之矇瞶耶誠能悟象
數之渾成覺占決之匪二其於易思過半矣光祿楊菴
先生敦尚古學居常以山水文籍自娛蓄極而通不假
餘思揆易說二卷言約指闕神孚道洽辭變象占泯然
一致同非伐異亡不苟同而鈞深通微何者不諳凡天
道之極則事幾之變化人情物理之糾錯爛然皆聚於

目昔時讀易之難而今而後知讀易之易矣詩不云乎
惠而好我示我周行後也不閱其愚輒陳瞽說如右惟
是正之庶幾哉沐浴不忘云爾

楓山章先生年譜序 凌翰

年譜者纂言紀事攷覈始終以備一人之史也一人之
史也者有傳以傳之狀以形之述以著之表以標之誌
以記之贊以宣之雖裁制之体則別而質寔之用不殊
皆足以辨爵里考德業錄功勳修名寔斯已矣又何事
乎譜譬諸形象有塑有繪塑得其全形影俱具繪得其

半影立形偏技藝各有專也楓山先生既沒其文之遺
者或約而刻之或博而刻之皆翁之精神因言以顯行
之遺者狀述篇之傳贊首之或以雖詳而補其不足或
以既備而畧其有餘皆公之言行因人以彰凡皆繪畫
之云爾乃公之從弟并菴公沛則紀年以綱注事以目
事以月繫月以譜分以類公之終始則備矣以為搏埴
之工非歟某閱之管窺得其一斑蠡測竄其一勺觀夫
德以崇志道以積躬思以鈎深言以闡教文以華國介
以立操清德雅望以庶頑立懦宛乎塑象可瞻已且弘

大猷以贊帝業燭隱憂以達民情躬素履以崇正學黜
空談以勵世風至于熙代之優者宿哲人之佩德行
亦因之而附見焉信一塑之不可或少也雖然塑與繪
皆求公于形者也求其精蘊生氣則皆亡矣不可傳者
與公俱往所可傳者不亦糠粃焉爾乎達人君子得其
一体者良得其全體者光是故茲譜之不可不刻亦味
道者之一變也

大政紀序 李國詳

古昔司典有官以為大政蓋彰往考來鬱為不朽也自

周末史失其官國自為史業多泯：何至祖龍烈焰而
史隨以盡乎即幸尚書春秋得存而二書所不及者無
能一為臚列也至兩漢迄門人之得爛類以臧否而賢
者共相見德不肖者共相見慝無亦千六百年即史不
盡良而穢者猶存尚論者因之以張侈耳蓋以子長述
史記漢武取覽孝景及己本紀削而投之非不隱切也
尚許其生任職死布書無或為忌孟堅修父業仇者間
章帝以私史乃益出秘書給筆札于蘭臺俾續成焉桓
溫覬覦非望彥威着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范杲守壽上

言家世史官得秉直筆成一代大典纂密禮請于舊臣
家訪遺文往蹟以叅史官所紀漢以來臨我者不護短
儕我者不拂正仇我者不肆謗而史復得成于出位脩
于藏家雖上非尚書春秋為聖人言下非史記漢書為
良史筆猶然核綜羣籍博采衆記成一代史以備典故
爾々於惟國朝執事功緒踔絕百代而誕章若史者
何獨泯々無聞哉其世無熟墳曲邱索之業者乎抑無極
涇渭朱紫之辨者乎無乃金匱石室閱不易觀而建文
景泰時事又諱不易言用是因循二百年畏難于史即

大手筆私有記撰往往不敢示人即示人輒從匿去未敢
懸之市門傳之都邑也此者陳南克得請于上開館執
簡以成正史寓內鄉所撰記舊聞者始得網羅以出亡慮
數十百家大都如元美所謂修却以滅公是逞己以清
獨非剽時耳遂為目信人舌用為筆又或改事之非而
稱是掠人之美而歸己若今家乘墓諛之遺文致不足
憑也館開既久尚爾因循者意在茲乎第自世宗
朝以來靖難出狩于時當事者無不褒而登之祀典邨
紀中殆非諱言日矣以故繼東莞通紀京山洪猷毘陵

檇李憲章而梓者不特鄭端簡之吾學編黃恭肅之昭
代典則己也復有周生時泰者取朱職方閔茂才所校
豐城雷公禮述洪武迄正德之大政紀與涪川范公守
己所續紀者梓之間序于余之得卒業非純左之編年
亦非純司馬之紀傳其祖涑水新安通盤綱目以成者
乎無大鵬張其臆以移瑕瑜之体無大罅局其論以窘
琬琰之用異日載筆者藉此顯以隱質中秘之藏藉此
總以分質郡國之識藉此錯綜以脩質會典所輯星官
所職六尚書所留故牘彼修馬班業虎炳豹蔚一時者

于此即不知班亦可見一毛也若於諸梓輒因自為鷹
揚而隨有雌黃古人致論目睫不由然哉余固謝不敢
祇序周生梓埒裨官野史俟載筆之臣採擇意也亦以
見聖明之世無護短一切畏難于史云

誠齋先生易傳序 尹耕

誠齋先生宋人也文章行誼冠絕當世他作往二梓行
易傳則否宋人曾取置秘省卒不頒布良慚不廣嗣是
蓋無聞者三百年矣明守臣尹耕乃為刻諸開之郡齋
尹耕曰往余得是傳于好奇者謂易盡在是矣故樂為

刻之教曰夫易豈可易言哉惟聖人全体至道幽贊神明妙應感形化裁机務是故洩天之精發地之靈會人之極布法立象直指逆數以通能於百姓及夫觀象命辭辭斫理翼傳然後探玄極變盡蹟微顯其道大備百用不感由是知庖羲氏至德文周孔三聖人用心勤矣故自周之盛時及其季世官不棄職學不廢業史朝惠伯舉曰良識而穆姜陳文子皆稱善用矣秦焚詩書此賴卜筮得以不毀然簡策雜亂辭意淪失左氏所述繇辭一無可考文言繫詞或者乃疑其不出于孔子况其他

乎嗚呼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聖人述天以教人者乎惟易闡陰陽闔闢之机窮剛柔致用之妙洞鬼神倚伏之情立大中至正之矩以究性命道德之極而曰止于卜筮使學古之士遠遜玄宗近稽事應不復措之心身以求所謂著策龜牘之外者悲夫余嘗謂易以卜筮存蓋亦以卜筮亡也嗚呼天下有道其不與易待膳接浙鼓琴徵服故善用易者莫孔子若克己復禮一變至道用行舍藏曲肱飲水故善用易者莫顏子若是故由之進武人求之進退憲之苦節賜之尚口咸乘

屢旨而况其他乎而又萬世之下乎耕小子生十歲年
受易家君每於指示之餘見家君凝神湛慮遐思永歎
若有及于簡策之外者而不敢請也自得先生此傳耳
目開豁神爽飛越瞻前忽後千里几席如穴中之蚓得
覩龍變上下風雲呼吸宇宙雖若測其故而其在穴之
陋一旦洒然故不敢以自私也又曰往余在南宮時讀
是書未覺有入及以罪干國憲謫充移開心以跡危情
緣物感反躬思過悼改無從每焚香靜室展閱是編至
于用晦白茅之戒先生必前後反復引喻諄切以明之

辭危理盡道直思玄未嘗不流汗揮涕自惧無良而徼
倖於愆者尚多也思天下豈無病余之病者乎故刻之
益力若夫句讀簡策之間釋語命字之類先生所見聞
有異於晦翁本義者讀者莫之異可也

重刻朱子摘編序劉文卿

嘗謂朱陸兩先生之學自二先生在日而及門之徒已
有不能深知其際者即象山三書其深切激烈為晦菴
之知音在斯而蒙數百年不解之謗者亦在斯是何知
兩夫子者之稀也及觀陽明先生所輯朱子定論諸書

則兩晚年堂徹精微其于象山當不復置同異于其間矣學者又從而藩籬之何哉陽和張先生復大明其說而益以悟後詩晦菴所至皦然如日中天而或者謂二先生表朱以伸陸亦非也自孔孟以來惟有此明、德一路秉此者謂之天命明此者謂之大學昧此者謂之愚不肖象山所云稍有端緒即為異端於此二三其說是以杯水為仁燭火為光烏能久而不息哉即晦翁書中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体初無間斷處又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是第一義其形諸咏嘆者

則于醇醪處見本根垢盡而看寶鑑春水之中流是在雷殷之萬戶千門則其平生努力躋攀已作寺閑笑破以晦翁之痛反愆檢者為學士筌蹄而不以晦翁之自在得力者與吾徒指点非惟失晦翁且將失孔孟面目使朱子有知方將扼腕長太息而定論可以不揭悟後詩可以不緝乎哉蓋此理自在天地間自孟氏以來千五百年而失傳非世無理無窮理之儒耳旁理之儒所以明、德于天下也天下方昏、墨、而一大儒復以若存若亡之學散失本真釘釘未議所稱孔孟

冢嫡固如是即及其成已成物莫如誠之為貴至誠之學亦如大冶精金千錘百鍊云火候不同精金搃云變色設有變者為汞之流不堪炉煇故守書冊泥言語之不可為道亦為汞之不可投于大冶耳精金不以付之錘炉而後以為汞示人始則自欺終以欺人朱子所謂全沒交涉方深省而痛懲之母乃大不得已者耶所學未至而一龍一蛇以誤後德之人晦翁固云是語所學已至而不以煉煉金之手遍告將來晦翁之意深以戚矣陽明曉此深意拈出警俗所謂述者之功其作者等也必

謂象山之學待定論而後伸又何其勝心小二先生乎搃之明：德一路千聖同歸二先生豈能自異而世儒又烏能與二先生也學者誠患不能克己復禮則此說終云了期此礼一復則我之全体呈露如秉燭高堂朗然洞徹可以獨立宇宙之間毋論往絲、異說渙然冰解即所稱定論指歸亦且為門庭指点緒餘耳先生之詩曰若知体用元玄間始笑從前說異同此說蓋盡之矣故陽明先生知象山知晦翁者也而陽和先生知陽明者也學者由摘編以親見晦翁則此學當與天地

始終而王章西先生所以表章晦翁者云已時矣不然有不為葑禾之說者孰是篇也陽和先生長令君雨若公來蒞報邑出以示予且欲從刻之而惠之後學可謂承其家業而盡心于朱學者矣予謂二先生暨貞復生先生已有自言小子方志學敏求焉足以知大儒之意姑以平日趨向所在取述以贖諸君子

六藝流別序 歐大任

六經者聖人所以啟天地之秘明人倫之序而究萬物之宜也孔氏之徒傳而習之述而效之自源祖流濬達

萬則為藝焉君子夏之序詩公孫尼之記樂商瞿之訓易左丘明之傳春秋以至禮纂于戴書氏闡于伏生六藝備矣易變而為老莊詩變而為楚騷書變而為秦制禮變而為錦叢樂變而為新聲春秋變而為史記蓋亦氣運升降之由也厥後詞人互相祖襲方其玩素窺玄廣蓄德之閑度鑄思抽緒奮翫藻之異能孰不謂人韞茗華家藏明月然究其標鵠之志或殊放浪之懷靡一是以序錄之家品裁精核銓綜詳審夏橫以一類而稍和璧以微瑕而廢即蕭統所選鍾嶸所品例子王微

鴻宝任昉錄起諸編固亦存什一于千百也者然而識異辨
澆之真知之訣聰聰慚固曲去所榮之審未能衡鑒百
代原本六經則纂類之學亦難矣武吾師泰泉先生薛榮
全馬高卧碧山集儒書之淵藪道學子以津梁嘗曰精
一博約聖賢之道也川流敷化天地之德也非求之于
萬殊曷貫之于一致乃閱九流之橫決厭諸家之紛紜
括綜百王上窮皇帝馳騁千載下迄有隋撮史籍之英
華激詞林之芳潤因体定篇泝源聖蘊析章摘節彙集
群言搜隱則則宮闈不遺闡幽潛則藹堯必錄三復斯
篇信學海之鉅觀冊府之淵滙也譬之疏導九川功同
神禹流異其派以別其歧畎澮澗潏滌濺為雖殊潤
澤之利皆出崑崙之源故不曰經而曰藝者示人返求
也視彼補亡之徒事贅疣續經之妄為僭擬詎可同日
語耶鉛摘既就殺青斯竟任也爰因校讐之役輒敢論
着先生述古之志云

高士傳總序

皇甫汈

在昔先公亥宴丁辰末業抗志幽人遯洪崖于上皇緬
巢許之遐躡乃采身名于玉潔覈終始于蘭芳歲歷三

千人終九十目為高士竊附同流峻節靡諒則孤竹不
登緇染稍經則兩龔並外將樹此風猷激彼波蕩仲尼
致既于作者季札託慕于子臧又曷故焉世多蒙垢書
遂殘缺醜女諱形棄捐明鏡殆其勢也伯氏子浚覃加搜
討銓次成編仲氏子安復廣公意自晉鑿宋亦拔百人勒
為十卷嗣軌前書良足光照先烈裨益淳化矣覽者謂
公棲痾丘中遺榮區外一辭束帛之徵再謝翹車之使
彼何為也二子者方嬰情于珪組希功于竹帛口異言
朝跡懸在野是編寧免逮躬之耻乎或出或處道乖君

子非隱非吏見試通人於是乎有河陽誠拙柱下非工
者矣嗟乎夫矯意殉名則美讓而色變委情順物則爪
竊而心涼若我伯氏獻策違時掃軌絕俗耽綜羣籍
無忝書淫著論盈箱何慚釋勸迨我仲_氏效郭伋以辭憲
甘顏駟之潛郎調滯十年仕恬三黜昔曼倩陸沉于金馬
子雲寂寞於天祿豈必逃虛斯為高尚乎矧彼金德韜
華運終戢羽之期而此旋符迴耀世濟攀鱗之代詎非
消息乘時龍蛇互用者哉季弟子約合而梓之傳諸其
人可謂濟美同好矣各有序說故不重述云

禪棲集序 皇甫汈

嘗謂虞卿着論誕自窮愁屈子賦騷由於放逐故文王拘而演周易宣父厄而作春秋考諸聖哲蓋同斯者詳之馬走豈或云誣矧詩本緣情悒鬱則其辭婉以柔歌以言志憤懣則其音慷以激是故稽生揆景猶愬繁絃雍周撫膺遂流哀響詩可以興可以怨不在茲乎余綺歲明經冠齡結綬常廁下大夫之列參多士之末光然性惟遵俗識罕通方一改官再承譴一不拜職徙者三而已善乎潘生之言此誠拙者之驗也丙午之歲承大夫諱儼然在苦塊中而監察以陰憾等抵其罪坐

是免官明年丁未上書闕廷赦下撫臺移之京兆余羈紲都亭客居長干寺之精舍夫鍾儀晝繫自同楚囚李廣夜行見呵灞尉時裁勢乎既而勘者兩造具研聽者三復未報清流投濁竟成孟博之冤白首相新莫鑒周陽之枉乃使奔走道途淹留歲月昔蒙莊頤處才不才間則余亦以可罪非罪自遣矣斯地也高帝由此肇都文皇於茲建剎淨域經始于赤烏化塔更新於白馬布金憑麗多寶慙工余乃銷跡淄塵息心慧梵客有許雷時方同病僧多林遠可與晤言若夫貫華寫葉之書四韋三乘

之典無不流觀染着宿障之根因果冥報之業靡不殫
究出惱煩于累劫超忍辱於空筵其暇日也登高臺以
延訪故宮之遺蹟運筆於三分鼎遷于六代呂周英烈
託壠樹以西靡王謝高風隨江流而東逝夫得喪異途
其虛無泡幻也既如彼榮悴共域其倏忽燼滅也又如
此則于蟬貌一官懸解萬物余復何有哉君灘春謝作
壘秋殷兼葭落而淮水清霞霏收而鍾山紫顏光迅于
駒隙禪定辟之猿調兼以哀深庾信涕甚楊朱抒情宣
志篇詠間作占授行者書之又若貸更生於薪且庶存
禮樂返中郎于鉗赭尚寄典刑此殆非余之心也或曰
西子以蛾眉取嫉曷不為之毀容越人以神手殲生胡
不為輟伎嗟乎南山種豆願非引慮之辭空梁燕泥詎
是招愆之牘世設以此吹薶則詩可以削草矣去來三
稔在寺凡十有三月前後得詩若干首題曰禪棲藏之
舍耶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of text, likely a list or index.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